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孫家賢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_臣周鎔

謄錄監生_臣秘鍾瑋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九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

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

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
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君王舊跡令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
棠記戴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

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
略尋適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

者據此則公館海棕
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

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

感慨情
全可嘆
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結更落
○師曰綿

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古綿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
東則左綿已中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
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
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

公以當時不識其
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夢弼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
主宗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

先識之明主宗即位累
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
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
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自負
愈高

宗武生日

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
嚴公至縣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

而家在
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

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凋瘵

筵初秩歆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瑞漢集云文選

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衡公德裕云吾家不舊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夢弼曰抱朴子頃受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飢渴

光祿坂行

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

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

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洙曰一云開元年鄭祭傳信記云開

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為郡縣行者不齎糧上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

亂山城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

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

尚縱橫蓋指當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凡言

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見
懷合境趣自無不有耳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

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葉挺書云客睡何曾著秋天
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

簾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
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鶴曰

漢中王名瑀謀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戰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遂

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忍

斷孟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蓋自醉逐浮萍

趙曰客星

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日進杯中物

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阜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

朱輻阜蓋鶴曰按史云漢中王貶遂州長史長史別駕

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阜蓋及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割

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

誤當是貶遂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

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

師曰嗟不

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留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李各

賦詩高橋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歡俯鴈池則前此未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為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

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

齊衛對偶然貴介之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刑森然其自敘

亦壯哉

空餘枚叟在

徐陳以下復著枚叟但取稱意而已

應念早升堂

葛云語云

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建俱領重鎮誅曰魏文帝與王桀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

略盡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
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史此乃公以枚史自喻也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
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

善當是韋見
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江
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
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鶴曰
兵戈

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覺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展武還朝尚在蜀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
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巴嶺答杜二見憶

嚴武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
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
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洙曰晉阮籍聞步兵

尉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

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

惟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世說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矣復齊譔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閒居掃却赤縣圖乘興遺畫滄洲趣乃滄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巖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

誌公云巢以車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車於山麓道人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姓常來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

山同一照鳥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夢弼曰以

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腦下月光令圓畫缺其一而則月暈亦缺於

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旁氣希曰照或作
點書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
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樽
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
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
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
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

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

古人求

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

鶴曰子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駕給

事郎蕭微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掣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栗帽之紋也言無創

時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

雷與陳逢原曰崔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洙曰魏

志劉先主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

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
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
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

肥肉大酒徒相要其憤懣不平語特未悉
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

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憾憾忍羈旅。
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
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

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

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

厚酒務
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

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夢弼曰列子周

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轡倚嵩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紆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

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洙曰易日中為

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
自煎熬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難
苦蚩蚩邊鄙何必各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云邪偽
也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恃也洙曰左傳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竟不能舉而舜舉之
天下如一同心載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
君傅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於十
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
戚多怨望者告商君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

云爵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
尚變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
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冠鄧勲濟時信良哉耿賈

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師曰禮
云國之

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國祚永長實自高祖有
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
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韓相與經綸收復
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
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
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
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鄭耿賈輩遠矣是
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劒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故

云劉松東紹在河朔於三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蜀

水散巴渝下五溪

自然壯麗

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

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

州射洪縣希曰唐志爲州屬越爲郡有越水爲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爲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爲悉音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丑武沅等溪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

夢弼

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二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特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服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
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
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

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

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
云涿曰獮狔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屈趙曰蔚藍者
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按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
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
色山光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遠
望峻如白雪焉下云玉女仙人又皆指觀中之景也涿
曰曹植遠遊詩靈龍戴萬丈禪嶽
偃嗟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亦在
金華山也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

遺嘗有序送公之祖審言歟吉州司戶云羣公愛
稱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

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位
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
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
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
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洙曰揚雄司
馬相如皆蜀

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爲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真然與元振嘗同爲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趙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曰趙彥昭以權幸進後爲刑部侍郎封耿國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己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爲之序盛行於世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

布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
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
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

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

洙曰江文通詩峰
氣下縈薄注云峰

氣亦霞氣也道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洙曰高僧傳
僧惠永感虎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弼曰釋
書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
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
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以後為黑月見佛書
云師曰蕪漫少耘鋤謂性地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
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又法苑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四向東坡志

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高山芝又云王侯與蟬蟻
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
別有事在也鶴曰子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
感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扇以輪入
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語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
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蟬
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
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
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
造治目良醫其特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膜法華經或
有行施金銀珊瑚真珠摩尼碎磬瑪瑙
璫夢弼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
州縣東有射江縣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

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

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

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曾已傾倒

修可曰尚書大傳武

王登夏蓋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惜其人者惜其儲胥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洙曰木主虛海賦維長綯挂帆席謝靈運詩揚帆來石華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兩金直十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十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竄筋力豈能及

人有此數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

征途乃

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
旅達曙陵險溢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
驚馬若維繫汀州稍踈散風景開快悵空慰所尚懷終
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
楊朱泣洙曰鮑明遠詩侵理赴卑路華景遶前脩可
曰張平子思主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
俶裝注俶始也洙曰阮籍常不由
徑路而行達窮則哭楊朱泣多岐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曰地理志
梓州通泉縣

去縣十五里有佳
山水驛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鳬鴨亂登
頓生曾陰歆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
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

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修可曰孔
子嘆鳳泣

麟皆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亂乃
之荆州依劉表育七哀詩云西京亂無家對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
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弼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舉進
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

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以餉邊賓客百姓厭苦武
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劍篇后覽

嘉歎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宗誅太平公主廢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
獨元振總兵應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
封代國公鶴曰代公魏州人宅在宣陽里今云故
宅當是拙作尉
進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
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
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
慙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
跡池館皆䟽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

神交付冥漠

洙曰江海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靈運吳都賦噴薄沸騰趙曰接先天二年郭元振

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處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復學者每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未則禍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主宗得尊位父子之間主宗得親傳所以成唐宗付託之意矣定功曰元振實劾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象龍象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數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光照照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索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

衡天修可曰文選潘安仁作要侯湛誅曰心照神交唯
我與子南史劉許字彥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
許一造之即
願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朱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
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楷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國
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造麗遂以
書名天下畫又絕品唐宗在藩謁意文學書喜之
及踐祚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
歷太子少保會賓懷貞以附太平
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
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仰看

垂露姿不崩亦不竊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

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搜有秋日還京

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郭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咸陽遠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乃搜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搜書慈覺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蟲屬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搜所畫西方變相則亡洙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

為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為
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
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
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
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
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夢弼曰圖畫
聞見誌今世
所謂薛搜八鶴後人多效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
不知三鶴何在也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

子長大
便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
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
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
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為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
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
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
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
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珠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

說陳元方嘗候東船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遠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為通泉縣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子觚已鼓瑟游魚出聽修可曰

末句做謝市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
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傲霜雪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

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
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
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六句宛轉痛徹
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
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
衣冠

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暉照北原

洙曰後漢議功

於雲臺黃屋天子車蓋也鶴曰下詔關荆門指江陵府
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泰階天
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
士庶人三階平正是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
實河南阜昆諫帝不納起入內昆隨而引其裾前漢刑
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疏言房琯
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錡救之故有章福漏網之句洙
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竊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
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衆多執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
皆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與京兆
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
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
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

懷仙以幽州降田
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寫喜意真切
愈朴而近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

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公自注余

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喜意流動得人結復何等句然喜願之極誠有如此地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

橫絕太息

跡有但羈

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

蜀交遊冷

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
久客未有不相親落落者乎其後又有厭就

成都卜之句

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門

趙曰時史朝義

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國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
也定功曰荆門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荆門

縣屬江

陵府

花底

紫萼扶千藥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

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夢所曰晉

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滿縣花
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
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

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鵲曰漢南

應老盡公自喻時在梓州也夢
卿曰滿上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霄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腰褭

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

願攜王趙兩紅顏

豈獨貴四娘哉此王趙第欠自注名耳

再騁肌膚如素

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

面樽前還有錦纏頭

洙曰嬌饒名姬也宋子侯有董嬌饒詩趙曰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

春光不相見以與見招之後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攜之詩焉句法剛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

姑織女時時見端本曰
王趙亦適來之妓也

鄆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鄆曰
縣

屬梓州鄆
上楷切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謂成

鄆好吾別不足惜且
不見舟楫之苦耳 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

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鄆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

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已東路逢人問幾賢

夢弼曰博

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風病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稻林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

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

鄭曰十道

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隱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

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幸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為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

寺

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郫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

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辭金印瀟灑共安禪

語各典刊

○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辭金印所以觀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合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鶴曰涪江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

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
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鳬飛鷺晚悠悠

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蘇曰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

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薄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

好

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
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

劔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語點

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衆熱從人打藝蔬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比漢女打鼓發船

何郎郎此

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
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
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
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東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郭縣南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閣

煙花為上方之勝藥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
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
花濃春寺靜

境意通會

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
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

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蓮曰鶴林

即靈仙觀也趙曰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之故云無
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給孤長者以黃金
側布於祇園地夢弼曰金剛經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堯率寺

夢弼曰按圖經堯率寺在梓州郫縣南

堯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

本謂江山無巴蜀耳

棟宇

自齊梁

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

庾信哀雖久何顯好

不忘

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膺耶膺侈於食味
周顯勸之食菜應作周顯緣出處姓誤

白牛連遠

近且欲上慈航

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

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
迹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
江南賦以金陵元解而身窺荒谷也夢弼曰何顒疑是
周顒蓋何顒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嘗奉佛食菜考之南
史周顒字彥倫音辭辨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
林二寺行又有何顒免與狐之句豈亦誤耶趙曰法
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望堯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

復知天大

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中引此又別有謂斷章何所不可亦詩之妙

空餘見佛

尊

見宜春現
兒在佛

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

洙曰釋書有給
孤園又有給孤

者長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

季明

鶴曰是年岑參自虢州
長史入為太子中允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

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鶴曰
帝鄉

趙緒外春色淚痕邊謂空
宗肅宗是年三月葬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
草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
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
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洙曰
前漢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
綉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

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

容齊三筆

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繡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繡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誦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旅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

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

攜妓不必稱此留語後人

使君自有婦莫學

野鴛鴦

鮑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顰曰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白隱度作新曲瓚曰謂歌終更授

其次謂之度曲修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
秦氏有美士自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率可共載不羅
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
有夫時李梓州之江有士樂公用此以誚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
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
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

公自注余

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洙曰韋亦避難者故言同
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
憐同憂相救趙曰南
漢即浣花溪之南也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趙曰

三月二日出郊踏青
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
邛錄事

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
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

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

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施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憂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比日垂朱實

永藏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誰

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照一作送

細草留連侵

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

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噴薄言江水之漲也

萬井

逼春容霄漢愁高鳥

鳥愁言不得其食也

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

舍攜我豁心胷

楊子龍墻於泥

又呈竇使君二首

新漆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

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夢弼曰晉

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贊帝篇海上人育
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父曰汝取來吾觀
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割
淡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
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
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

淡淡一作漢漢

春郭水

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為老夫

聽

夢弼曰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洙曰名士黃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

如

嶠若君平王褒韓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德星

復以比嚴氏也異苑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

討論於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

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

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貨助邊得為州長

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是否為子偽切

倚杖

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

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夢弼曰浪

一作日謂可狎之鷗游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

從鷗鳥遊
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房琯相肅宗後謫官為漢州刺

史西池乃琯所鑿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
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鼓化尊絲熟刀鳴鱸縷飛
使君雙阜蓋灘淺正相依

舊相言房

琯也指言於思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遊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鼓是義切尊音純凡煮蓴須用鹽鼓以物性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首

為報籠隨王右軍

夢弼曰公以自興也苟鼎罷中書今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也王

羲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為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

東州梓州路也

却向青溪

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

夢弼曰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

東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

談阿戎謂渾
之子王戎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結
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洙曰蜀柑

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遭
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
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
息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
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
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

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

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

長永為鄰里憐

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記儒

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堂之地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

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主堂已成不知
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葛常之詩
詒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
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脩載於詩乞樹木於何少
府乞果蔬於徐少卿以至詒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
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未
及點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間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
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鶴鳴宜長數朶荆莫浪開寄題
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為
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
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舍此復來理櫟無
入門四松在步磔蹠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朱幾巖武卒
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乎於寶應之初
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
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間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
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閏歲而已其起居寢興

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
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
公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
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貞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
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章留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

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

長慶間留後始改為知院官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
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冠盜

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

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

趙曰公因
字南樓而

望長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洙曰
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年吐蕃陷隴右

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
漏天屬西川公猶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

東耳朱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因好而
未盡某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

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
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

詩云鼓角漏天來後人不曉其意遂改漏字為滿似此
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為治第洙

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唐曰屢食將軍第仍
騎御史驄公自叙得章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

夜傳號令此節
度府之事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老

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

趙曰
臺高

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
失去暑濕之氣洙曰詩屢舞僅僅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

白白江魚入饌來

宦遊迎養
豈弟能言

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

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趙曰大家指言

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毅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家音姑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求號笋為之生復漢列女傳華詩及孝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嘗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甘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鄭曰家字記點

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

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
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出塵悶
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羈旅惜宴

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

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明登切常之久也趙曰漢疏廣傳設祖道供饌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絕明遠詩侵星赴早路尋景逆前備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

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

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

夢弼曰晉

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

其濃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

公自注音佐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比去

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希曰成都前號南京

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夢弼曰枝唐實家小堂

國有肅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

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如此用事

自是點綴得人事好○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曰夕側載歸酩酊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上貪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

只在他鄉何處人。

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乃汁陽王璉，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

乳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於老蚌。趙曰：佛書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

泠泠脩竹待王歸。

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

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欲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載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修可曰：脩竹梁

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樓拂子

樓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

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

夢弼曰白羽扇也張

九齡書追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蕭蕭鳥羽穆如清風猗秋氣之移奪終感思於篋中時李林甫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

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漢
焚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棗徒鑿乃
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
黃金而錯縛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
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夢弼曰朱繆
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咂作答切字
當作囁齧也莊子蚊虻
啗膚則適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

公自注
元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

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

事語自別丹陽係晉室語其
忠公孫白帝城則借為也

經

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蕩鎮節度
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

進○此等結語熱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

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

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

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洙曰幽燕通使者時

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

為害卿有公輔之重故以相
與程曰行益言太守卑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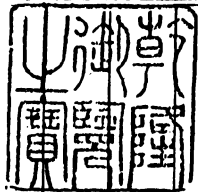
能使韋郎跡也踈

別一小說載云不知貧病關何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

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
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鎔

謄錄監生臣秘鍾瑋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

九日

唐德元年秋閏九月梓州作鵠曰是年秋分與梓州無異閏州冬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鄆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

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鶴曰鄆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

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寒花

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蓬蒿力遮截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

舊國見何日高秋

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日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暮雲長病
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已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

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

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後山詩話杜牧

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鵬曰時吐蕃黨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鵬曰青城縣屬蜀州

聞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

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吾舅意淒然

洙曰漢王

喬為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雙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馬焉定功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鄭曰秦嶺在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腹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

唐弼曰十道志閬圃有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
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
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
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皇亦明王
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祠自古昔非
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
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

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豈曰呀虛加切張口號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

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悠哉

鮑曰唐志

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對兩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霜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

下苦子美青惜茶
過黃知編袖來

與嚴二歸奉禮別

鵬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

之禮

別君誰暖眼

反冷眼為暖亦新奇

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

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字警

尚愧微軀在

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

書報旅人

鵬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瑒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

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
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梁

獄書應作

公自注
去聲

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

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夢弼曰後漢范升字史雲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
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

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
孝王遊羊勝等譖毀之下陽吏陽從獄中上書書奏孝

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
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

失舊

作濕失字好謂雨中遠道不見也

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

禮未敢背恩私

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鵠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

戎民罷於役是也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蕃本西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鵠曰去年嚴武赴台高適始至除西川節度具在上元二

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持史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

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飽飛語強

○夢弼曰高適嘗為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雖不就繁繼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

鐵堂

快詩云我馬骨正折

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

望王官

趙曰按文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

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陷松維保三州
鶴曰是年吐蕃入寇詔樊大散關及逼京畿旋命郭子
儀禦敵子儀久聞廢纔得二千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
有喻已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望王官之至
也

征夫

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高適作吐蕃
入寇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卒陷松維等州

故首篇育才名妙略之稱而其
下皆敗北之事所以諷之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
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
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

曰漁陽指雍王
所統之兵也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
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

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鮑曰光武曰吾聞
漁陽上谷突騎天

下精兵趙曰特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連大敗史朝義將
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間雍王出師之
勝而南開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
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
壘范陽北號雄武以峙兵聚糧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
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
書約之矢以

射聊城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山列防秋三戌民罷於役

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接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

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希曰築城

依白帝言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公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公孫述特借用其字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戎以西數城邀在窮山之巔蹊險絕運糧於來馬之路坐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旂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

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

火井在邛州故

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辨

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沐曰蠶崖

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古戰馬不足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導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

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蓋虛言哉公是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

如此

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事
之感後時之痛百世同之

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

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
謠云青綠白馬壽陽來至渴

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綠為繼以應誠後漢靈帝時鉅鹿
人樂角自稱天公其部師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

日反
叛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迴天

寒卻伯樹地閣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

夢弼
三

輔黃國望仙臺漢武帝
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次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

是起意

臘月已江曲山花已自

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漸近

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宋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優尊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趙曰京師

陷代宗如陝州此

姑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煜

鶴曰按宗室世系表○大鄭王房
淮安忠公琇之子終刑部尚書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

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

晉山字隱

魏闕尚含情

趙曰承明漢殿名

晉山字隱曰昔王子晉學仙隱於緱山是

曰晉山又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晉城時公與李煜

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

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閬中

鶴曰是年冬公自閬復歸梓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
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

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

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漢洙曰

軍請受長纓必纓
南越王敢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

猶云我
適蓋是

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

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

苟事
語佳

東林竹影薄臘月更

須栽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篋葵扇安可

常不知桃篋爲何物偶聞方言篋宋衡之間謂之篋方悟桃篋所以挑竹爲篋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挑枝之翠篋乃謂挑枝竹篋也挑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挑竹杖引又東坡跋挑竹杖引後挑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厚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挑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
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

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
乘波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
立又主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退則劉又矣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

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
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

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信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覓

桑瓜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子始錄
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奏也奏時為梓州刺史
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洙曰
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賈長房從壺公遊壺公

與一竹枝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陵中顧視乃青龍也
洙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頡頏乳切咬古文切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藩弼曰時章彝大閱東川公以此詩

諷其多殺仍勉其減
充使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

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

語有
機

禽獸已斃十八九殺聲

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駝蟲危垂玄熊東西

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鶚鵠力不能高

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

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

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

起得凌駕有氣

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

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夢阿曰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

校獵者以木相貫為闌校邊止禽獸而獵取之也修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禮記天

子不合圓華阿曰公詩意蓋深譏章奏以諸侯而合國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練習也鄭曰嘉落腰切苑五

毀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譏章奏也洙曰章奏兼侍御史故云

一馬樂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中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來痛塵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李昭示兄編云歐陽公傷五李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驪駒歌乾元中寫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錫後
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

老語

古意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語得深淺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

迴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兵徒吐嗟檀施開

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

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

似是章留

後厚施就使兵徒為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穢雜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白而意已具

矣

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意味○與常明詩話子美詩雖
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新棟梁摧本即
所賦自然及於衆與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
飯不忘君耶趙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
羅密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弼曰酉陽雜
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櫚樹也法華經譬如有人年
幼捨父逃逝因窮父求不得窮子備貨遇父所受雇
責除汚穢不淨其父乃宣言滿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
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
喜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

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
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
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寫得周全

眷眷

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
紅旗比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
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
黃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
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手如巨

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累累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曲禮所
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
夢弼曰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
曰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蓋也莊
子毋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
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辭南斗吳地也將通吳楚故云

收京

鶴曰排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
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

只一却字便見
前此當扈從而

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落
自還種糧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

車駕已還宮剋

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鈺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
驥倦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
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

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謂將不復相見故生

離即死別耳 老人語 應○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使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驥苗則以無伯樂故也 晉載記權翼曰蓴客垂猶鷹也 飢則附人飽便高馳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而然 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 洙曰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墜下有踐鳴至死不飢 顏注云踐鳴謂芋也 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 蔣弼曰世說陸

機云千里薄羹但來下鹽豉耳千里吳石塘湖名
也師曰晉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而模

不與易者情事謁然
三百篇之後少此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

北五字有日慶

百里悲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

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
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天子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皆是心也鶴曰按
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
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
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

乃得歸故用漢使
張審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

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趙曰左傳

吳為封豕長蛇藉食上國今言餘蛇豕於幽薊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彼也沫曰書僉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

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趙曰洛陽

為天地中貢賦之道路均為今引以言長安時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沫曰漢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

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
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不臣朝受

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趙曰丹桂

耐風霜之物青梧易凋之物此引下句強壯之幹則枝
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先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
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
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
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
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
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造為關
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侈於居第嘗下詔禁止之

寇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

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

此無色有詞正合直述

願聞哀痛詔端拱

問瘡痍

趙曰安史既滅後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洳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

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持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洳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

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

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鉅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歲

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洳曰張景

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

萌氏種迥左擔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鮑曰
葭萌

屬利州見唐志左擔
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
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
鶴曰是年公自梓
挈家再往閬冬又自
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
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市曰唐志閬州有
靈山又有玉臺觀

洙曰兩相敵曰格
關○一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
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

景少語長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洙曰嘉陵江
源出散關而

入于閩又閩州城南有山
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鷗曰縣州為巴西
郡公是年自梓州

挈家往閩州豈道經縣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
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劄南判官累拜大理司
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為司馬
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
劍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
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
黃

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

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趙曰
方舟

並船也字出爾雅大觀曰深江淨綺羅言江花色
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

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鳬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趙曰
曹子

建詩終宴
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鶴曰王使君謂閬州

守也唐以正月

晦日為令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
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
結東多紅粉歡娛恨白頭
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
野畦連畎蝶江檻俯鴛鴦
日晚烟花亂風生錦繡香
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

公自注巴間僻遠傷春
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開

塞三千里烟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

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蓬萊足雲氣語緩而傷應合總

從龍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塵出行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龍曰通

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宿川

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

遠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

食入於口杞妻持於寢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

政行德殷道復興與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邑趙曰易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駕入新年語此五字起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

得又別

水通池

上句有託
下句無聊

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

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

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
已指梓潼而言也

日月還相闔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

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烟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

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洙曰漢
天文志

注星相擊為闔又晉天文志癸亥日闔漢高祖七年月
暈圓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為單于所圍趙曰廣雅

焚感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焚感而言則指程元
振謂其焚感人主以召亂時柳仇上疏論之代宗還京元

振流係州死洙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庭庭繩都
賦兵纒紫微西都賦注鈞陳王者法之主人行宮也趙曰
大角纒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鈞陳出帝畿言
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
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
恩譖攝英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
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
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

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

此等殆不忍寫

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

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

威諷不迫得詩之意

豈無嵇紹血霑

灑屬車塵

洙曰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來

此以微猷代宗達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
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不散潰唯嵇紹
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滅御服及事
定左右欲浼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
書犯屬車
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
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

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

洙曰漢紀注取

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少壯令從軍漢志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
韓遂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逖與
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

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置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邊方冠至相告夜然火曰烽畫舉烟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裏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蜀曰咸京謂咸陽西京也蒼野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修可

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巴獼馬齋一金鞭至湖陰
察軍形敦畫夢日遼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黃鬚鮮
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
雖歸長安而有乞還洛巡海之說故云厭奔走也洙曰
孽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敗後死故謂其猶
能全生也鵠曰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

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烟接俱宜下鳳凰

洙曰後漢

蘇章還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索其姦贓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烟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鳬來皆神仙人故云俱

宜下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效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

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間

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

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

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

始知羸女善吹簫

雖是江境語有神雋○以觀內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

江光

隱見龍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

翰作去聲

今人以爲詩未必敢用也

便應黃髮老漁樵

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禮樂志

游閭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修可曰顏延年詩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蒨注松柏重布曰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填河渡織女而成橋而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

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葉夢得詩

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

又極

典重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

水心觀字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

山頭

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

跡在馬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界上列仙傳
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敢斜疾魚龍偃卧高渚
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洙曰周禮

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為琴瑟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
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
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岐雍防西羗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
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出於胃臆聲氣自
異○趙曰先皇言

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
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

安回航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復賊復振
據鄴城王師國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
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
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夾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
趙曰接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使上皇
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
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
經營河朔田曰子美謁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
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布曰祿山之亂盡發
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難
當西蜀河北之地洙曰百官既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
安天子奔陝趙曰守未失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程元
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敵謂肅宗不納其諂然猶留
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洙曰前漢傅介子北地
人也持節新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
為義陽侯木蘭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屋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

天下朋友皆膠漆

好意象非公
莫能為此言

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

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

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

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

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

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
以開元貞觀為首蓐躬

曰玄宗紀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待寸刃饒曰齊純魯縞車班
班謂山東出厚繒尚販不絕也夢弼曰前漢志齊縞俗作
冰純縞繒純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善織縞後
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
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
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陽公
曰以信義相交也師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
以開元之治比
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
後將赴朝廷鵬曰按唐史是年嚴

武鎮蜀因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却
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
按彝去年夏方守梓未應
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

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將

此人所諱者

河內猶宜

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來曰章奏揚州人也

趙曰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誇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洙曰三國蜀志關雲長先主

收江南諸軍拜關為襄陽太守盜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又拜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

內拜恂為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還留恂黃曰美章襲善守東川恐如雲長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

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
踈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
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
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
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
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學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弟

鶴曰公在蜀連年往來梓閬間將欲出峽遊荆

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
但見文翁能化俗

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

語特悽愴

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

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已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下不得侯者也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

仲宣以西京掾亂乃之荊州依劉
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
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

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
九江

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洙曰史記嚴君平避世賣卜
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
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
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都言休為酒而眠更留滯於
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
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

高俅曰此詩于美托物比
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街泥入北堂。應同避燥濕，

喻白

且復過炎涼。

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符夢

曰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百舌

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

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山谷曰余

詩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

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聞嚴武

再鎮成都
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

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

趙曰役物

水虛照言身為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游觀賞之也
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土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
子夫畏達者十殺一人
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

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

宛轉語

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趙曰棧謂蜀中關道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

得高下之趣

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狢鼯直供一笑樂似欲慰窮

途

途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抨披耕切訓聲也洙曰狄豫屬鼯鼠也

別房太尉墓

夢弼曰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濟斜之敗出守鄆州歷晉漢

二州去年台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鍾情

苦語著低近二字惟孟東野有之

對碁陪謝傳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

落鶯啼送客聞

好景淒絕○洙曰晉謝安嘗苜堅入寇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

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覺矐太傅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遂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子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乎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鶴曰

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州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
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

五馬舊曾詣小徑樂回書札待潛夫

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守以比嚴

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洙曰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
曾達臣獨醒志曰郫善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為魚以丙日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輟曰郫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栢枝山有丙穴出嘉魚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

郡縣因水得名風俗缺郡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
間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
獻俗號為郡筒酒也修可曰郡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
故號郡筒至今如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
李商隱詩云錦石為棋子郡筒當酒壺則郡筒為盛
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斤候無兵馬

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

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洙曰雪山斤候無兵馬時西山罷三

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華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
簡習池之遊希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斤候見賈誼
傳及西域傳誼傳云
斤候望烽燧不得卧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

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

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

綠牋故號沈范公之別館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問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龜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
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應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按集

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新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蹠萬竹跡是也黃閣老指殿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閭老武至德間為給事中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

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

歷練慷慨無限言外

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芟荷衣

洙曰烏皮几以

烏皮裏几也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云蟠木主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往事甘自息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陣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

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曰離騷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